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大学语文

——阅读与口语训练教程

李新亮 / 主编

DAXUE YUWEN

YUEDU YU KOUYU XUNLIAN JIAOCHENG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大学语文

——阅读与口语训练教程

主 编 李新亮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大学语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语文:阅读与口语训练教程 /李新亮主编. —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5681 - 3293 - 0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大学语文课—教材
IV. ①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9040 号

☐责任编辑:黄玉波 ☐封面设计:东师鼎业
☐责任校对:贾音 ☐责任印制: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邮政编码:130117)

电话:0431-85687213 010-82893125

传真:0431-85691969 010-82896571

网址:<http://www.ne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峪新北街 2 号(邮政编码:101206)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185 mm×260 mm 印张:14 字数:336 千

定价:32.80 元

前言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教育领域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举措之一是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向应用技术型、职业教育类大学转型。这一方面是为了让本科高校摆脱就业率低、专业对口率低、就业质量不高的生存窘状,另一方面是为了重新调整社会人才结构。

这一举措不仅为部分高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课程的改革和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大学语文课程也顺势进行调整。但是,自1978年重新开设以来,大学语文面临种种问题,近年来更是令人担忧:一方面是校方缩减大学语文课时甚至取消大学语文课程,一方面是学生厌学,致使大学生的语文综合应用能力日益下滑。严峻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大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努力方向在哪里?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大学语文课程该如何定位?工具性和人文性哪个才是大学语文的本质?归结起来,大学语文课程改革要解决的是课程的属性问题。

工具性与人文性是大学语文的本质所在,是大学语文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思维起点。工具属性规定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主要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读写听说的能力。工具在于应用,能力出自训练,语文教学活动应当突出实践性,发展学生的语文综合应用能力,构建适合教学发展需要的教学活动文本。同时,应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注重人文关怀和语文教育的感染熏陶作用,实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本教材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编者在全面贯彻国家新的教育改革政策、准确把握大学教育教学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大胆走出了改革的第一步。教材在构建相对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选取富有人文内涵的教材内容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方法的指导与语文实践上。编者参照现行文体系统而又不拘泥于文体系统,有重点地选择与大学生学习、生活以及将要从事的工作紧密相关的文体,主要有小说、人物传记、散文、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理论作品等,照顾到了大多数学生的学习需求;在内容选择上突出各种文体的特征与阅读方法,为教师和学生开展教学活动提供了依据,引导学生熟悉文体特点,掌握不同文体的阅读方法。这样编写教材,有助于教师摒弃“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尝试与学生对话的生成教学模式,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协同互动性,可以深化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更好地发挥大学语文的人文效用,引领学生深入开掘大学语文的文化内涵。

目前,学界对于文选型大学语文教材诟病颇多。大学语文培养的是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文选型大学语文教材在这方面的不足显而易见:单纯培养学生的阅读与理解能力,学

生的语文能力得不到全面培养与发展。所以,本教材以文选阅读与欣赏为主,讲读与阅读双向配置;同时增加了口语训练部分,兼顾口语表达知识的介绍与常用口语表达技巧的实战训练。从培养学生能力的角度来看,阅读是引导学生进入文本的途径,是输入;表达是教学生走向外在的世界,是输出。阅读和表达的训练构建了完整的语文能力培养环节。

此外,汉语水平和人文素养是大学语文的两大支点。当前,大学生的语文素养参差不齐,学生知识结构中现代汉语语法与修辞常识的缺失是主要形成原因之一。本教材力图弥补这一缺失,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现代汉语语法与修辞常识,重点介绍了常见语法错误的类型与成因、标点符号的用法,有助于学生完善语文知识体系,减少语法错误以及标点符号的误用与错用,更准确、更好地运用汉语。

当然,编者的改革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教材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内容编排上,实训环节的内容偏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材的实践性特色。在教材使用的过程中,编者会及时总结经验,弥补不足,以期再版时做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

编者

2017年5月

目 录

第一编 叙事类作品的阅读	1
第一章 小说的阅读	2
第一节 认识小说	2
第二节 小说的艺术特征	3
第三节 如何阅读小说	7
第二章 人物传记的阅读	43
第一节 人物传记概说	43
第二节 人物传记的艺术特征	46
第三节 如何阅读人物传记	48
第二编 抒情类作品的阅读	65
第三章 散文的阅读	66
第一节 认识散文	66
第二节 散文的艺术特征	67
第三节 如何阅读散文	70
第四章 现代诗的阅读	90
第一节 认识现代诗	90
第二节 现代诗常用的写作手法	91
第三节 现代诗的艺术特征	94
第四节 如何阅读现代诗	98
第三编 戏剧影视和理论类作品的阅读	115
第五章 戏剧文学的阅读	116
第一节 认识戏剧文学	116
第二节 戏剧文学的艺术特征	118
第三节 如何阅读戏剧作品	121
第六章 影视文学的阅读	138
第一节 认识影视文学	138
第二节 影视文学的艺术特征	139
第三节 如何阅读影视文学	141

第七章 理论作品的阅读	157
第一节 认识理论作品	157
第二节 理论作品的特征	158
第三节 如何阅读理论作品	159
第四编 口语训练	170
第八章 口才技巧	171
第一节 口才的基础知识	171
第二节 口才素质的形成	173
第九章 演讲技巧	176
第一节 演讲的基础知识	176
第二节 演讲的技巧	180
第十章 辩论技巧	183
第一节 辩论的基础知识	183
第二节 辩论的技巧	188
第十一章 交际口语技巧	195
第一节 日常交际口语技巧	195
第二节 求职口语技巧	201
第三节 谈判口语技巧	206
第四节 营销口才技巧	213

第一编

叙事类作品的阅读

第一章

小说的阅读

第一节 认识小说

小说是叙事类文学的主要文体，主要是通过散文体的语言来描绘生活事件，塑造人物形象，展开作品主题，表达作者思想感情，从而艺术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是细致深入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叙事性文学样式。作家们对小说有着自己的独特认识，如贾平凹曾说过：“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我们做过许许多多的努力——世上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怎样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再走——其实都是在企图着新的说法。”（《白夜·后记》）贾平凹这种“小说是一种说话”的观点是对个人创作经验的总结，颇有启发意义。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鲋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指琐碎浅薄的言论、小道理，这是“小说”一词的本义。东汉桓谭认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班固认为“小说家”是“街谈巷语，道听涂（同‘途’）说者之所造”，都说明小说是小知识、小道理，虚构与反映老百姓生活是其特点。新文化运动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根据文学文本的语言特征、体制篇幅、文学形象的塑造方法及文学形象的特点，将文学文本划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四大类，奠定了我国现代文体学的基础。从此，小说理论面目一新，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乃至被奉为“国民之魂”“正史之根”“文学之最上乘”，再不是无足轻重的“街谈巷语”“琐屑之言”。

小说的特点有三：第一，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反映或表现生活的主要手段；第二，有较完整、生动的情节；第三，有具体的、典型的环境描写。因此，人物、情节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被称为“小说的三要素”。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出来的，“杂取种种，合成一个”，不是真人真事的简单再现，而是更集中、更有普遍的典型性，反映生活的艺术效果也更好。小说塑造人物的手段多种多样，可以概括介绍，也可以具体描写；可以描写人物的外貌，也可

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可以描绘人物的言行，也可以适当插入作者的议论；可以正面起笔，也可以侧面烘托。故事情节是小说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中心的载体。小说中的故事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它通过作者的整理、提炼和安排，比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

十分特别和细致的故事情节，能够深入人心，有力地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故事情节通常包括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几个部分，有的前有序幕，后有尾声。小说的环境描写与塑造人物形象和表达作品主题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社会环境揭示了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人物的身份、地位、成长的历史背景等等。自然环境交代人物活动的地点、时间、季节、气候以及景物等等。环境描写必须为小说主题服务，或者表达人物的心情、体现人物性格，或者渲染气氛、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按照篇幅的长短，小说一般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四种，它们在取材、人物刻画、情节安排、环境描写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各有特点。

长篇小说容量大，通常在10万字以上，着重描绘主要人物长期的生活历程，描写人物之间纵横交错的各种社会关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如《红楼梦》等。中篇小说的篇幅在2万字以上、10万字以下，作品中的人物相对集中，线索相对简单，表现较完整的人生历程或社会面貌，如《阿Q正传》等。短篇小说的篇幅通常在3千字以上、2万字以内，容量比较小，故事单纯，场景集中，结构紧凑，如《狂人日记》《祝福》等。小小说，又叫微型小说、袖珍小说。它的篇幅在2千字以下，人物很少，情节单一，技巧简单，注重省略，讲求寓意。作品只描写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以一人一事为主；写人物只勾勒轮廓，写法很像速写。它反映生活及时，形式易于掌握，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如《警察与赞美诗》等。

按情节类型的不同，小说可以分为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悬疑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科幻小说等。

按风格流派，小说可以分为古典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自然主义小说、形式主义小说、表现主义小说、存在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

第二节 小说的艺术特征

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小说都有其显著的特征。与戏剧文学相比，小说的叙述时间和叙述空间没有严格的限制，故事情节的叙述与场景不必高度集中。与诗歌相比，小说的语言不受格律约束，故事情节生动丰实，篇幅长，容量大，内容自由灵活。与散文相比，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鲜明，作品反映的现实生活更为广泛，表情达意更为深厚。戏剧文学、抒情性的诗歌与散文，即使具备人物、情节与环境三要素，也无法构成完整的世界，只有小说才能构筑一个“世界”。正如黑格尔所说，小说能够充分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旨趣、情况、人物性格、生活状况及至整个世界的广大背景。具体来说，小说有以下艺术特征。

一、丰富而细致的人物刻画

小说偏重于客观生活的描述。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现实的人是丰富的统一体，七情六欲并具，感情复杂微妙，不仅有神态、语言和行为的外在表现，而且有思维、意识和心理的内在活动。另一方面，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实际生活中，人必定会与不同性格、不同命运和不同思想、不同地位的人形成各种关系。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作家能对丰富而统一的人物做多方面细致的描写。

小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变化，作家既可以写人物过去的经历，也可以写人物现在的处境；既可以写特定场所中的人物行为，也可以写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活动。短则几小时，长达几十年；静则居室冥想，动则驰骋千里。无须受时空的限制，只要符合一般生活的逻辑。如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米龙老爹》，从时间上看，始于和平时期，倒叙战争年代的故事；由米龙老爹受伤被捕，而追叙他一个月来杀敌的经过；且在叙述第一次暗杀成功后，又回笔描写审判现场，然后再叙暗杀其余十五人的经历。几十年、一个月，白天、黑夜，时间跨度或长或短，时间顺序颠倒往还。从空间上看，开端由远景诺曼第省的田庄转至近景米龙家门前的葡萄树；然后从米龙家的马房，写到庄前临时的审判场。而在米龙老爹杀敌的经历中，仓后壕沟、石灰窟地道、庄前大道、路边矮树丛，场所迅速变动，频繁转换。如此时空迭次变换，描写人物的活动和关系，对剧本来说通常是难以表现的，即便是荒诞剧，时空变换的频率也远远不及小说。

在文学作品中，唯独小说能够多角度、全方位地刻画人物。它可以凭借各种艺术手段，从各个角度对人物进行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对话描写、行为描写和环境描写，既能展现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和衣着服饰等外在形态，也能呈现人物心理和思想感情等内在活动，还能完整展现人物与环境互为作用的关系。从物质生活到精神领域，从个人性情到社会关系，作家都可以按照需要而加以具体细致的刻画。例如，在《三国演义》中，作家对张飞的刻画，首先是采用别出心裁的肖像描写，“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这种肖像描写不仅使张飞的外在形象鲜明生动、与众不同，而且与其内在的性格特征暗合。其次是通过怒鞭督邮、屡次向吕布挑战、古城会拒关羽于城门外以及击败张郃、义释严颜等情节，作者反复渲染张飞的主要性格，突出了张飞疾恶如仇、粗豪爽直、粗中有细、从善如流的个性特点。

二、完整而多变的情节铺叙

与其他叙事文学样式相比，小说的情节可以做到更为完整，更具复杂性，更有连贯性，尤其是长篇小说，往往头绪纷繁，线索众多，错综复杂，跌宕起伏。

不仅如此，小说自身的发展，使其情节特点更为鲜明。古代小说比较注重故事的完整。情节一般按照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来编排。作品依据人物的经历展开情节，铺叙一个一个事件，构成完整的故事。为了使故事生动，作者还可空插一些有趣的奇闻。其间，故事便等于小说的情节。19世纪以来的小说，已不同于古代小说的故事叙述模式，更注重情节的完整。故事与情节不同，故事既可以是全部情节，也可以是情节的基础。故事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情节虽然也是事件的叙述，且保持了时间顺序，但重

点在因果关系上，并常常为事件因果关系的描写而打破表面的时间顺序。近现代小说不同于其他叙事文学样式和情节特点，恰恰表现在此。如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以七斤剪了辫子而引起的风波为基本情节，但作品并不注重剪辫子故事的叙述，而且九斤老太反复唠叨一代不如一代的事件，很难纳入剪辫子的故事，读者显然觉得作品的故事性不强。然而，这却是一篇情节相当完整的小说。作品围绕剪辫子产生的风波安排情节，始述七斤的烦恼，继写七斤夫妇如何恐慌，然后描写一切复归原状；同时始终隐约贯串九斤老太感叹的情节，说明她对风波未闻未见，无动于衷，毫不关心。作品情节的两个方面，天衣无缝地交融一体，展示了风波乍起复平与九斤老太感叹的因果关系，从而一方面反映张勋复辟只是一场闹剧，昙花一现；另一方面则揭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腐败现状和农民的愚昧落后依然如故。

近现代小说，情节不但完整，而且多变，突出表现为打破故事情节的顺序结构，摒弃作品叙述人完整描述故事的单一方法，而通过不同角度，运用各种技巧描写，体现情节的完整。例如，《巴黎圣母院》中对戏剧性场面的刻画：伽西莫多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戴上了“丑人王”的花环；他是道貌岸然的克洛德的帮凶却又誓死保护爱斯梅拉达；他为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了“绞架”而痛苦万分，懵懂迷糊中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再生父母”竟然是害死自己心上人的罪魁祸首，于是无比愤怒地将其推下城楼……戏剧性场面的接连出现，不仅把人物之间和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尽管没有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情节，但各种技巧的运用使作品体现了时序的连贯和情节的完整。当代一些借鉴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表面上时空颠颠倒倒，过去、现在、未来交错盘杂且乱而无序，时代氛围、人物场所、具体环境空插映叠，但根据小说人物的意识流向和事件的因果关系可以发现，情节在变化中仍然是完整一体的。

三、具体而独特的环境描写

人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活动，事件也总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发生、发展。所以，小说通常通过典型环境的具体描写而展开情节，刻画人物。一般来说，典型环境是充分体现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生活环境，包括人物所处的时代氛围、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活动场所、自然景物等生活环境。

任何一部小说都脱离不了时代氛围的描写，因为现实主义小说描写的人物事件，必须在某一时代的具体背景下展开。一定的时代，规定了活跃其间的人物和发生其间的事件的特定性质，绝不可远离或超越。如《水浒传》在北宋末年的背景中，绝不可能塑造出曹操、刘备、孙权之类的形象；而《儒林外史》里范进、周进之类的人物，绝不可能在三国纷争的时代背景中产生。小说艺术世界的时代氛围，首先是由背景描写体现的。当然，光有时代背景描写是不够的，小说必然还会展现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这是刻画人物不可或缺的要害。如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的塑造，与大观园的具体环境和贾府上上下下人物的描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没有后者，前者则无从凸现。环境描写的另一方面，是人物生存、活动的特定背景的展现。生活中，一个人的气质、品质，不仅仅是在语言和行为中体现，人物生活的具体环境也可以显示人物的身份、情致和品格，小说便常常通过展示人物所处的独特环境，表现人物的个性和精神面貌。然而一个人并非只

在固定的环境中活动，人总会走出固定的环境。因而，小说又很注重描写人物行动的特定环境，及时衬托、显现人物的思想感情，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时代氛围、社会环境和人物活动的特定环境，三者往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构成小说的又一特点：具体而独特的环境描绘，再现真实的生活氛围。如孙犁的短篇小说《嘱咐》，描写八年不见的平原景色（铁路边折毁的炮楼，破墙上的鸟粪，烧毁后的村庄，被砍伐的堤柳），点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十四年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又已拉开序幕。作品又借水生的眼睛，展现家乡的风景：辽阔的平原，熟悉的村庄，醉人的袅袅炊烟，以及街道的废墟，荒凉的坟地。这既表现了水生对家乡的热爱，又透露出他对敌人的仇恨，而水生家屋内外的场景，八年分离、一朝相逢的家庭温馨气氛，送别时白洋淀景色的描写、渲染，又衬托出水生夫妇爱家庭、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品质和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恩爱感情。人物刻画与环境描写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四、视角独到的细节呈现

小说注重整体构思，而整体构思的要领是视角独到、以小见大。生活本身是复杂而多样的，从不同的视角看，就会有不同的感悟。写小说不能像生活本身一样全面铺开，只能选取一个“特定”的视角，而且应当是你自己所“独到”的角度，也要是自己熟悉的人或事物。“特定”就意味着集中，“独到”就意味着深刻，集中而又深刻者就是以小见大，就能以少胜多。巧立叙述线索，避开正面直奔主题的繁难，往往是小说构思中举重若轻、含蓄多藏的高手。发自人物心灵的典型行为，无疑是小说最感人肺腑、发人深思的关键环节。

这些关键环节包括写人细节、事件细节、景物细节等，种种细节的连贯组合构成了故事情节中最为精彩的内容。在这些系列细节中，处于重要位置的是写人的细节。在写人的系列细节中有核心细节（多为动作细节）和一般细节（多为肖像细节、语言细节）的分别。一部微型小说，很可能就是由一个核心细节连接若干个一般细节构成情节主体。一部中长篇小说由若干个或若干系列的核心细节组成情节长链。

核心细节是一部小说作品中最重要、最生动的艺术细胞，其质量高低决定小说的成功与否。高质量的小说核心细节具有独特性、概括性、动作性等具体的审美要求，往往富有极强的表现力，不仅对小说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起重要作用，也有助于故事情节的发展。细节使小说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同时能够增强小说作品的感染力。

小说的核心细节和一般细节在联结为情节整体时有明显的因果脉络和时空线索，它不像诗歌意象那样呈飞宕式联结，也不像散文意象那样呈散跳式联结。小说细节之间的联结隐含着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因果理解，可以说，小说作者有什么样的主观立意，小说细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和联结方式。

小说细节的语言呈现方式几乎囊括了所有语言艺术的方法和手段。可以采用描写的方式，将小说细节内容做细致的空间铺排；也可以采用叙述的方法，将小说细节内容做粗略的陈述；还可以把描写和叙述有机结合起来，既描写又叙述，既细致又快速地表达细节。

五、再现生活的虚构形象

小说创造的艺术形象与现实生活形象有着直接的联系。小说形象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

实体性和过程性描述，它以这种实体性、过程性的描述来赢得读者的信赖和欣赏。但是客观现实的生活印象必须经过作者主观心灵的艺术改造才能成为小说写作的原型。为了通过小说形象完美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主观体验和主观感悟，作者可以将他感受最深的生活形象直接写进小说；也可以为了表现一个主题，而将众多的生活形象分解后重组为一个新的艺术形象。显然，小说的这种客观描述是对生活形象的再现，虚构是小说形象的突出特征。因而，小说讲述的事件总是新奇和富有争议的。

纳博科夫的叔祖母曾在创作上指点他：“瞧那些小丑！……到处都是，你的周围。树木是小丑，词汇是小丑，境遇和数据也是，把这些玩意儿聚拢在一起——加上玩笑和影像——你就得到了个三重的小丑。来吧！玩你的游戏吧！虚构这个人间！虚构现实！”余华在随笔《川端康成与卡夫卡》中写道：“……我注意到了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使我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犹如田野上的风一样自由自在。”

虚构并不减损小说的真实感，因为人的真实感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感觉的，一个是思考的。生活留给我们的不过是一个印象和困惑不已的好奇的感觉，记忆中的印象和感觉因为有感情才会显得真实。比如，你在一个地方曾经存在过，但是，一些人和事就好像没有发生过；而另一些人和事常常想起，犹在眼前。现实中的人和事可以如同虚构或十分真切，只是因为情感，优秀的小说中呈现的是饱含情感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这些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经过作者的改写和渲染而独具艺术魅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真实。

第三节 如何阅读小说

小说阅读的核心就是通过情节和环境来领略人物性格中美的本质，体味人物性格在发展中美的演变轨迹，从而深刻领会生活历程的多彩和人生意义的内涵。

一、品读小说的人物

阅读一部小说，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给其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小说人物形象体现了某一类型的人物特征，蕴含着深刻的社会主题，折射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形态。因而，品读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不仅要在情节发展中概括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还要通过对人物的赏析，发现作者寄寓其中的典型意义。

在小说作品中，人物与情节密切关联。人物的活动构成情节，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必须具体情节发展中得以彰显。小说作品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物在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中的经历。小说情节通常由一组或若干组具体的生活事件组成，在一条基本情节线索的统领下包括许许多多的细节，其中的矛盾冲突是形成情节的基础，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冲突双方的人物性格，则直接决定了情节进展的趋向。因此，品读人物首先要依据人物在情节发展中的具体表现，概括其性格特征。

在老舍的作品《骆驼祥子》中，通过品读“祥子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持着旧的习惯”，我们可以了解祥子是能够保持本色、真诚自然的人；从“在车厂子里，

他不闲着，把汗一落下去，他就找点事儿做”，“有祥子在这儿，先不提别的，院子与门口永远扫得干干净净”来看，祥子是勤劳本分、讲究干净的人；从祥子老用心听着虎妞的话，不和她争辩，我们又可以品读出祥子脾气好、受人言语的一面；从“我可还得在这儿住，多咱我拉上包月，才去住宅门”那颇自傲的话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祥子又是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青年。祥子在具体情节发展中的言行举止表现出其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

阅读小说作品，品读主要人物，我们要在概括其性格特征的基础上，读懂作者寄寓其中的深刻用意，读出人物背后的典型意义。

在《阿Q正传》中，鲁迅通过对阿Q一连串言谈举止的细致刻画，让一个自尊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畏强凌弱的典型呼之欲出。鲁迅塑造阿Q这一人物形象，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其实，不正视现实只求精神胜利、可笑又可悲的阿Q，不仅反映了中国当时的农民精神麻木和不觉悟的状态，映照出国民性的弱点，而且揭示了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某种共同精神现象。阿Q是超越时空的人类群体的真实写照。因此，品读阿Q，要在把握阿Q个人形象的基础上读懂阿Q群体的典型意义。

二、梳理小说的情节

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直言：“一本结构紧密的小说，其中必然事事相关因果关系。”小说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关系对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解释和重组。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事件不仅表现人物行为的矛盾冲突，而且各个事件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因果逻辑关系。从各类小说作品来看，无论是一波三折的戏剧式情节、随意自然的诗化情节，还是精于首尾善于突转的欧·亨利式情节，无一不体现因果逻辑关系。因此，阅读小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梳理情节，找出各个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理清小说的脉络；对因果关系比较复杂的小说作品，我们还要选准分析角度，选定人物视角进行梳理。

从表面来看，承续小说各个事件一致性的，可能是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也可能是人物活动的空间顺序。但是，小说中的事件不是按照时间或空间顺序来描述的，而是作家依据自己的逻辑思维对各个事件的重新设置和组合。因而，梳理小说情节，就要找寻各事件间的因果关系，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鲁迅在小说《祝福》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悲剧——祥林嫂的死。显然，作家叙述的顺序并不是祥林嫂的不幸发生发展的顺序，要理清小说的脉络，就要还原潜藏在作家叙述背后的因果关系。祥林嫂的死表面上看是穷死的，深入分析，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却是封建礼教的荒谬和不讲道理。因为骨子里的封建礼教观念，祥林嫂习惯了被周围的人们漠视和嘲讽，为自己不能端“福礼”而失神，为死后被两个鬼争抢而恐慌；因为骨子里的封建礼教观念，周围的人们习惯了漠视和嘲讽，习惯了麻木。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封建礼教杀死了祥林嫂。祥林嫂的死对她来说是一个悲剧，对生活在祥林嫂周围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悲剧。找到这层因果关系，再来梳理祥林嫂由不幸到不幸中的好运直至最后惨死这一脉络也就水到渠成了。

有些小说作品，由于各个事件之间及人物关系错综交织，彼此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而显得难以把握。阅读这样的小说作品，要把握其情节脉络，应当首先选准分析的视角，然后进行梳理。

阅读莫泊桑的小说《项链》，许多读者在作者行文过程中一路埋下的伏笔和暗示中由

果索因，而且对小说的结尾艺术津津乐道。其实，阅读小说绝不是为了寻找文中的几处伏笔，从而证明最后项链是“假”的种种合理性。我们在梳理情节时还要考虑情节的发展是否由人物性格特征的内在力量推动、情节的设计是否有力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等问题。因而，梳理《项链》情节结构，如以项链为中心，我们可以把核心事件概括为“借项链——丢项链——赔项链”；若按主人公玛蒂尔德的心理变化来分析，我们就可以把项链背后的人物及事件间的因果关系概括出来，玛蒂尔德的内心由爱慕虚荣、精神空虚贫乏转变为现实、自尊等。由此可见，选取的分析视角不同，对小说情节脉络的梳理就会有所不同。

三、分析小说的环境

环境作为小说必备的要素之一，也是烘托人物性格、展现故事情节的重要手段。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情节的发展有关，也受特定环境的制约。只有细致描绘环境，小说家才可能具体、真实地揭示出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现实根据。因而，读小说，我们还要细致分析小说对环境的描写。

小说描写的环境主要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家往往用生动的自然环境描写来展现人物活动空间的特点，渲染小说故事的氛围，增强小说的可读性和真实性。社会环境描写则将人物置于真实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反映特定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心理与审美。读小说，赏析小说的环境描写，可以从人物塑造与寓意揭示和情节结构与氛围渲染等角度来入手。

从环境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来看，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所，环境不仅展现小说人物活动的空间特点，更能清晰地烘托或暗示人物形象。小说的具体环境往往是作家为表现人物性格特征而有意设置的，特定环境中的具体景物往往饱含深刻寓意。

在小说《边城》中，沈从文以田园牧歌式的情调描绘出一个桃花源式的边城世界，小说中的环境描写随处可见，如：“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这样的环境是小说主人公翠翠的生活世界。环境是纯美的。风景如画，画中有诗，充分展现了湘西的乡土风情和诗情画意。但是环境也是封闭的，这种诗意毕竟远离了必要的正常的人际交往。翠翠生活在这诗意世界里，在无人过渡闲暇之余只能和黄狗玩，只有听爷爷讲多年以前的故事。所以，《边城》中的环境描写既展现了湘西世界的诗意与和谐，也暗示了翠翠的爱情故事将是一个凄美的悲剧。

从环境与情节发展的关系来看，环境描写往往与情节发展密切相连，小说中具体的环境描写或推动情节发展，或前后照应，使小说结构更为严谨。恰到好处的环境描写还可以营造一种特定的艺术氛围，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中有一段经典的环境描写：“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这段自然景物描写不仅交代了当时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还直接推动情节发展，为接下来曹刘二人论英雄张本。恰当的自然环境描写还可以喻示故事的时代背景，深化小说的主题等。如《祝福》的结尾：“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这段自然环境描写通过对比和象征的手法增强了祥林嫂命运的悲剧色彩，同时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四、鉴赏小说的细节

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不仅在塑造人物形象、连接情节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还能够增强小说的生动性和真实感，让人读来回味无穷。在优秀的小说作品中，任何细节都不会随意地出现。逼真细腻的细节描写有助于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典型性格、丰富人物的艺术形象，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题的表达。尤其是针对故事情节中的细微小事或人物言行神态的细节描写，对塑造典型人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阅读小说，要发掘细节与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品味小说的细节描写。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作家对葛朗台个性化的动作、语言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如“箍桶匠的眼睛老盯着女儿跟梳妆匣”，“瞪着金子的眼光”，“把刀子对着梳妆匣，望着女儿，迟疑不决”，“箍桶匠看看金子，看看女儿，愣了一会儿”，“欧也妮把金路易铺在桌上，他几小时地用眼睛盯着”，“目不转睛地瞧着那些法器”等。通过对葛朗台眼神的细致勾勒，作品传神逼真地活现出葛朗台虚伪、狡诈、爱财如命、贪婪成癖的守财奴形象。再如，抢夺梳妆匣时“老头儿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老家伙想掏出刀子撬一块金板下来，先把匣子往椅子上一放。欧也妮扑过去想抢回，可是箍桶匠的眼睛老盯着女儿跟梳妆匣，他手臂一摆，使劲一推，欧也妮便倒在母亲床上”。连续几个夸张的动词“纵”“扑”“撬”“放”“摆”“推”，写出了葛朗台动作的熟练老到、干脆利落。这一系列入木三分的细节描写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对塑造葛朗台的典型形象起了重要作用。

小说作品中的细节描写大都是作家精心设计和安排的。小说中精彩的细节描写不仅能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还能反映人物的处境，巧妙连接故事情节的发展。有些细节虽看似闲笔，但往往是连接小说情节的纽带，其作用不容忽视。“情节是矛盾纵向的、公开的、快速的开展，细节则是矛盾横向的、隐蔽的、缓慢的揭示。”（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从细节与情节关系来看，细节连接情节，并显示情节的发展和深化。

孙犁的诗意小说《荷花淀》中“夫妻话别”一节的细节刻画堪称经典。水生嫂先是察觉到水生的笑不像平常，而后听到丈夫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时，“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手指一“震”、一“放”、一“吮”，几个简单的动作生动细致地显现出水生嫂较为复杂的心情，这里既饱含着水生嫂对水生的关爱与担心，也可以看出水生嫂不想拖后腿，让水生有后顾之忧。正是因为水生嫂这几个动作细微不易观察，才使水生可以放心地参军，也才有后来女人们探望丈夫遇险，然后伏击敌人等主要情节的发展。由此可见，有时精到的细节描写能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必要的铺垫。

五、把握小说的主旨

作家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精心构思设计小说作品，都是为小说的主旨服务的。小说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或者讲述经典的故事来反映社会生活，揭示人生哲理，表明作家的认识倾向，其主旨是作家创作的意图所在，也是小说作品的价值所在。因此，要读懂小说，感受小说的魅力，就要从典型人物、小说家精巧的构思入手，也可以